金薤琳琅

元

卷一

周壇山石刻
周石鼓文

卷二

秦嶧山刻石
秦泰山刻石
秦會稽刻石
秦之罘刻石
秦瑯邪臺刻石
秦詛楚文

卷三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漢魯相晨孔廟後碑
漢魯相造孔廟禮器碑并陰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并陰

卷四

漢博陵太守孔龜碑并陰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并陰
漢北海相景君碑并陰
漢敦煌長史武斑碑

金薤琳瑯

全函　共四冊　常秋崖手校

望文生誼齋藏

曩年客滬上曾段得信芳閣王氏藏是書明刻原本曾逐字逐
录凡古字以及假借通用均釋以今字殆都氏之意在於錄存碑
文未可以漢隸字原之倒繩之也汪氏此刻迺欲以石本正點畫而
又未能二是正且案語不系姓氏宜常秋崖先生深致譏彈矣
惟常氏亦未見原本是以未喻南濠此書本旨復以考正筆画
為務夫石本之搨墨精麤不一審視偶不周摹寫稍不慎即有
豪釐千里之失今日影印術興原碑易覯可毋事於此矣若
遺文誤釋是都氏之疏汪常兩氏致力之勤有功匪淺良、
可欽仰也已至此刻向稱善本迺原刻不誤而此轉失奪者不
少以見盛名之難副也

已丑送楚侯表兄借得逸示秋崖先生拙校又以藍
筆為依原刻本寫入此冊贅語於此用博一粲

是書為乾隆中宋氏刻本卷中有常秋崖印
記書內批校即其手墨考秋崖名茂徠又字
逸山河南祥符人道光乙酉拔貢官偃師登封
等縣教諭著有春秋世族圖考讀左隨筆石
田野語洛陽石刻錄式虞谷之後河南長于考据
之學者即推常氏宋氏此刻向稱善本又有常氏
手為批校尤為可珍都氏原書得此精刻名校更
增声價矣

己卯夏六月乙卯朔二十七日桐鄉馮汝玠題

敘

宋考據金石文字者其傳有歐陽氏趙氏洪氏董氏凡數家之所證引其疎密短長今姑無暇衡搉而論其大體要必以番易爲最善蓋三家或偶舉一義或偏撮數言而唯隸繹之作則全寫其文亦悉摹其形闕者具著其所闕多寡之數雖灼然可知其爲某字者亦勿之益後之人撫其遺文而讀之則時代之升降文章之淳漓字畫之正變事迹之詳略體式之異同雖去其

八千載之遠而其面貌若可彷彿而得但謂可
資以質正史傳此猶屬一隅之論也明八南濠
都元敬氏亦著一書名曰金薤琳琅所錄一以
洪氏爲法而以所及見者爲斷蓋都氏生後於
洪又數百年愈遠則剝泐愈多固其理也嘗見
薛尚功鄭漁仲所載石鼓文班班可讀豈當時
果能完備若斯哉又如瘞鶴銘邵興宗張子厚
之流亦各以意屬讀故彼此差齟而莫能相一
競逞私智妄爲附益則何以取信於後識者病

焉都氏固無此失所徵不足者其點畫不能悉
依本文而每易以近體且閒有不審致譌者故
諸家徵引其書而亦不恕其誤吾鄉汪子荻洲
家有此書惜其致力之勤而以微眚爲累於是
取所藏石刻自獵碣而下字字比校一還其本
眞亦有洪氏闕而今本有者吾始亦疑之復取
其搨本參對果不誣蓋搨本容有精粗之不同
而且一經翦裁并先後亦有不能盡合者今則
取而悉正之且明著其說甚矣汪子之爲功於

都氏者非淺淺也世所傳鐵網珊瑚亦云出自元敬近年以來有爲之板行者顧謬加改易舛譌顛錯至不可讀於所集趙希鵠何良俊盛世泰諸人之書復一槩抹摋而以爲都所自著蓋余所見雕本之書無有若此之荒唐者夫同一都氏所著而其謬若彼其精若此殆有帝不帝焉古云傳之其人信乎傳之不得其人猶弗傳也若汪子者信其人也夫刻既成弁數語於首實爲是書慶所遭云

乾隆四十三年季冬月吉東里盧文弨書

金薤琳琅目錄

卷一

周壇山石刻 穆王

周石鼓文 宣王

卷二

秦嶧山刻石 始皇廿六年

秦泰山刻石 無年月

秦會稽刻石 始皇卅七年

秦之罘刻石 無年月

秦琅邪臺刻石 始皇廿八年
秦詛楚文 無年月 案此惠文王時應在始皇嶧山諸刻石前但此文後出都氏亦頗有疑辭故置卷末耳下漢諸碑亦不盡依世年爲次考洪氏隸釋亦然今悉仍其舊唯趙氏金石錄次弟爲不紊云
卷三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桓帝永興元年六月
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靈帝建寧元年四月
漢魯相晨孔廟後碑 靈帝建寧三年三月
漢魯相造孔廟禮器碑 桓帝永壽三年九月
韓勑碑陰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桓帝延熹七年二月
門生故吏名
卷四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 靈帝建寧四年六月
孔彪碑陰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靈帝熹平二年四月
魯峻碑陰
漢北海相景君碑 順帝漢安二年八月

景君碑陰
漢敦煌長史武斑碑桓帝建和元年二月
卷五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靈帝時無年月
漢荊州刺史度尚碑桓帝永康元年
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靈帝熹平三年
周府君碑陰
漢衛尉衡方碑靈帝建寧三年二月
卷六
漢酸棗令劉熊碑無年月
漢淳于長夏承碑靈帝建寧三年六月
漢西嶽華山廟碑桓帝延熹四年七月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靈帝熹平三年正月
漢蕩陰令張君碑靈帝中平三年二月
卷七
漢堂邑令費鳳碑靈帝熹平六年
漢堂邑令費鳳別碑
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靈帝光和四年十月

漢郎中鄭固碑桓帝延熹元年四月
漢廬江太守范式碑魏明帝青龍三年
梁陶宏景瘞鶴銘無年月 此碑原本不錄今增入
卷八
隋皇甫府君碑文帝仁壽四年貞觀初立
隋龍藏寺碑文帝開皇六年十二月
隋姚恭公墓誌銘煬帝大業七年十月
隋緣果道場塼塔記煬帝大業九年
卷九
唐洛陽令鄭府君碑武后久視元年六月
唐杳冥君銘武后神功元年
唐郎官石記序元宗開元十六年七月
卷十
唐臧尚書碑代宗廣德元年十月
唐元靖李先生碑代宗大歷十二年五月
卷十一
唐千福寺多寶佛塔碑元宗天寶十一載四月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無年月

卷十二
唐嵩岳少林寺碑 元宗開元十六年七月
唐少林寺靈運禪師碑 元宗天寶九載四月
唐少林寺戒壇銘 元宗開元三年正月
卷十三
豳州昭仁寺碑 太宗貞觀四年十一月
卷十四
唐西平郡王李公碑 文宗太和三年四月
唐大達法師元祕碑 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
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 無年月
卷十五
唐天台山桐柏觀頌 元宗天寶元載三月
唐唐興寺碑 元宗開元六年九月
唐實際寺隆闡大法師碑 元宗天寶二載十二月
卷十六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碑 代宗大歷七年九月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碑側記 代宗大歷十三年三月
卷十七

唐達奚珣遊濟瀆記 無年月
唐濟瀆廟北海壇器物銘 德宗貞元十三年
唐姜嫄公劉廟碑 德宗貞元九年四月
唐伯夷叔齊二公碑 元宗開元十三年
卷十八
孔子廟堂碑 太宗貞觀四年
破邪論序 無年月
卷十九
唐邠國公功德銘 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

卷二十
唐顏魯公小字麻姑壇記 代宗大歷三年
唐顏少保碑 德宗建中元年七月
補遺
夏禹衡岳碑 無年月
曹全碑陰
漢郃陽令曹全碑 靈帝中平二年十月
唐景龍觀鐘銘 睿宗景雲二年九月
唐建諸葛武侯祠堂記 憲宗元和四年二月

金薤琳琅目錄終

金薤琳琅卷一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周壇山石刻

周石鼓文

周壇山石刻

吉日癸巳

贊皇縣壇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字曰吉日癸巳筆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狀地荒且僻歷數千年鮮有知其奇古而往寓目

者雨激風射日銷月鑠幾何其不遂堙滅
廣平宋公皇祐四年秋九月自亳社之鎮
鎮陽趙其屬郡也公過趙日嘗訪此字於
士大夫閒爾後郡守王君使縣人尋訪得
之巖石之上令剔莊者因督工鑿取輦致
歸我時人始驚觀者日至噫此刻埋沒人
不知識因宋公一言今遂出幽晦取愛重
於世石雖不能言其亦可謂得所遭矣中
祐昔聞其妙近幸權守于此而覩其眞且
懼經歷久遠一旦圮剝或墜於地失前古
妙絕之迹迺俾閒石糊灰括以堅木鑱廳
事右壁而陷置之覆蓋固護庶永存而無
他時五年孟夏廿一日權郡事李中祐記」
右吉日癸巳四字相傳爲周穆王書刻贊
皇縣壇山石上晉衞夫人謂李斯見周穆
王書七日興歎羲盖指此也歐陽公集古錄
謂慶歷中宋尚書祁在鎭陽嘗摩此字而
趙州守將命工鑿山龕其字州廨之壁聞

者嗟惜趙明誠金石錄謂穆王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此字反類小篆而疑其非眞予家舊藏此刻蓋宋搨本有皇祐五年權郡事李中祐跋以其罕傳錄之如右李跋謂皇祐四年宋公過趙尋訪得之縣令劉莊督工鑿石輦致歸我則宋公之摹字在皇祐而不在慶歷縣令鑿取以歸於州則龕置州廨者中祐而鑿石非其人也我朝宋學士景濂嘗摹其字重刻浦陽山房仍自爲跋謂吉日字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鼎齊侯鎛鍾諸款識合又謂字形多類石鼓爲周人書不當於此而疑明誠已信石鼓爲周人書不當於此而疑之予觀李跋既得其實惜歐陽公未之見而學士又考據精當足以祛後人之惑又按宋吳興施宿謂州廨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皆後人所當知者故幷著之

周石鼓文

闕四字而師闕十二字庶左闕四字滔滔是熾闕四字不具
奪闕五字肝來闕六字具闕四字樂天子闕三字嗣闕六字
來闕四字

右文十行行七字重文者一共闕五十二
字

二

我水既闕一字我道既平我闕一字既止嘉樹則里
天子永寧日維丙申闕四字我其用道我馬既陳
敕闕一字康康駕彼闕二字左驂驖驖闕二字遫遫扯
闕二字女不闕三字翰霾闕二字我公謂天子余及如
闕三字害不余及

右文十五行行五字末行四字重文者六
共闕二十一字

三

田車既安鋚音條勒馯馯闕一字從「案此字一作師或又作衆」既
簡左驂旛旛右驂騝騝我以隮于原我闕一字戎
止射「案石本似阹字此作射蓋從趙古則讀」宮車其寫秀弓寺射
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原有旃紳其闕一字奔大闕一

字出谷亞闕二字畀闕一字執而勿射多庶趮趮與轢同君子攸案石本作逌乃逌字此以今文寫作攸而趙氏讀爲乃蓋誤以爲迺字耳樂

右文十行行七字末行六字重文者四共闕七字

四

闕二字鑾車華敕眞眞音塡闕一字弓孔碩彤矢案石本此下闕二字四馬其寫六轡驁驁徒馭孔庶廓宣摶摶首車載道戎徒如章原溼陰陽赶赶徐同六馬射之族族闕一字案石本闕二字如虎獸鹿如闕二字案石本闕三字多賢趣禽闕二字我兔允異

右文十行行六字末行五字重文者五共闕八字案石本行七字末行六字共闕十二字原本疑誤

五

汧也案石本作殹沔岙彼淖淵鰒鯉處之君子闕一字案石本君子漁之作一句中無闕字漁之濿又鯊其斿趣初干反帛魚皪皪音洛其蘊案此字舊釋爲菹有作蘊及蘊字者皆非本文厎鮮黃白其鯁又鱄音敷又鯿音綿其胡孔庶繇之夐夐丑若

反 迋迋音汗趩趩音甫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橐之維楊及柳

右文九行行七字末行五字重文者四共闕一字案諸家本沔濿趣三字竝作重文

六

右文五行行五字闕不成文

七

闕一字猷作原作闕一字導遄我治闕一字除帥彼陊音序闕一字莽爲亜讀若三十里闕一字微微微闕音廼呂闕一字栗柞棫其闕一字槃格庸庸鳴闕一字亞若其華闕一字爲所斿夏闕一字盩導旨樹闕一字合模本下有孫字非

右文十一行行五字末行二字重文者二共闕十一字

八

我車既工攻通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阜君子員員獵獵員斿麀鹿速速君子之求闕二字鹵音調弓弓茲以寺我敺其特其來趩趩彳同趮趮音憲

鬵鬵音黃卽我卽時麀鹿趍趍其來大有我敺其樸其來遺遺射其豬音委蜀案鬵音黃豬音委皆不類此二字舊皆無釋文

右文十一行行六字重文者九共闕二字

九

闕三字天靈零雨雱流迄闕二字渫滋君子闕一字案石本君子卽涉作一句中無闕字卽涉馬闕一字流闕一字也洎洎闕九字自廓徒騕闕二字維舟以道或陰或陽楫深以闕三字于水一方闕四字其奔闕五字事

右文十一行行六字共闕三十一字

十

吳人惷亟憐丞闕三字案石本闕四字載西載北闕四字而闕三字用闕六字大祝享闕四字執寧逢中囿孔闕一字麀闕五字疃疃大闕五字求又闕六字是闕二字

右文十行行八字末行二字共闕三十九字

三代文字之存於今者惟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文及商周鼎彝款識夫吉日癸

已數字而已商周款識又不多得然嚴正
婉潤端姿肴逸銛利鉤殺則唯石鼓文耳
惜其歲久剝落至唐始顯遂至紛紛疑議
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籀不能作但疑自
宣王至宋千有九百餘年理難得存是不
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
也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之中兀然不動
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況其石之質頑
性堅若爲碓磴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

仲謂是秦篆因其以殹爲也見於秦斤以
丞爲丞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
子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秦自惠文稱王
始皇稱帝以爲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
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殹
丞字正當從山取奉丞高意六月宣王之
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
獵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
刺先王之詩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

二也溫彥威使三京以爲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蓋因史太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而云也尤爲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唐以來苟能書者如斯冰瑗邕諸人皆名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詩詞嚴古尤非當時之人所能及者且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余斷然以爲宣王田狩之詩而史籀之書也蓋宣王田狩岐陽

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於一時若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者其詞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脩備之詞一也鹿鹿麌麌鹿鹿速速麈鹿趡趡獸多之詞同也車攻曰四牡龐龐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阜蓋卽石鼓趯趯六馬四馬其寫之謂也他如駕言徂東駕言行狩卽我其用道之謂也曰建旐設旄悠悠旆旆卽其旂員旂之謂也曰會同有繹卽來樂天

子之謂也曰兩驂不猗不失其馳卽左驂旛旛右驂驂騝騝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卽君子乃樂天子永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卽日維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既好卽田車既安我車既好之謂也曰從其羣醜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卽我以隮于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來遺遺之謂也曰儦儦俟俟卽麃麃黃黃之謂也曰薆此大兕卽我敭其特之謂也

又況石鼓漫滅者多其詞繁而不殺不若車攻吉日二詩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刪削古詩三千餘篇而夫子定爲三百篇者此類是也若以不見收錄而遽疑之則論語所引素以爲絢兮偏其反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前人音辨類有得失或前後之相遠或多寡之不同歐陽集古所錄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可見者四百七

十四字吾衍氏視資古又加三字予嘗得
宋搨本雖不能如集古資古吾氏所載然
較之今世所有者極爲精好因裝潢成軸
每鼓後以釋文譜之其闕文則一依吾氏
及潘氏云時洪武乙丑夏五月朔趙古則
書
右石鼓文宋代搨本洪武中藏於餘姚儒
者趙古則後歸予家石鼓昔人論之詳矣
趙氏跋謂溫彥威使三秦以石鼓爲後周
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而斷其繆妄予按姚
氏殘語云彥威使三秦此得之僞劉詞臣
馬定國然亦非也金元好問編中州詩定
國小傳云仕金翰林學士考石鼓字畫定
爲宇文周時所造作文辨之萬有餘言元
天台劉仁本爲石鼓論本之定國而斷其
非史籀之書二子繆妄固不俟言跋復謂
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繆稱如
是而以其言爲可信予觀應物退之其去

後周似爲遼闊勘貞觀時仕吏部侍郎視後周則誠未遠又按李嗣眞書後品張懷瓘書斷亦皆以石鼓爲史籀書嗣眞高宗時人而懷瓘老於開元則稱石鼓爲籀書者始於蘇氏繼於李張而退之直據之耳古則字摠謙宋宗室之後讀書博古尤精字學所著有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二書嘗仕廣東瑫山教諭卒於官

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岐陽鄭餘慶

取置鳳翔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其一鼓已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予近見傳師跋謂數內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於閭里果獲一鼓字雖半缺驗之書體眞得其蹟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乃知第十鼓其先蓋嘗有僞爲者至傳師而眞鼓始復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

向跋邪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
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
王則謂大觀中鼓歸京師詔以金塡其文
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風
棄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
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至元乃輦
致京師置于國學廟門之下予按胡世將
資古錄云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
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之辟雍者
蔡氏而所謂禁中卽保和殿也若王鄭之
未知其遷徙存亡蓋當是時北方非中國
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觀之
虞伯生云金人得汴梁鼓亦北徙留王宣
撫宅宅後爲大興府學伯生助教成均言
於時宰得置之國學大成門內則淪入濟
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說皆不足信不知二
王何從而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卽
元之舊地予官禮部時嘗命工搨之字多

漫滅較之宋本僅十之二三而已

金薤琳琅卷一

金薤琳琅卷二

太僕少卿吳郡都　穆

秦嶧山刻石

秦泰山刻石

秦會稽刻石

秦之罘刻石

秦琅邪臺刻石

秦詛楚文

秦嶧山刻石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輒（巡字）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熘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秦相李斯書嶧山碑跡妙時古殊爲世重故散騎常侍徐公鉉酷耽玉箸垂五十年時無其比晚節獲嶧山碑摸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因是廣求己之舊跡焚擲略盡文寶受學徐門粗堅企及之

志太平興國五年春再舉進士不中東適
齊魯客鄒邑登嶧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
逮於旬浹怊悵於榛蕪之下惜其神蹤將
墜於世今以徐所授摸本刊石于長安故
都國子學庶博雅君子見先儒之指歸淳
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
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賜緋魚
袋鄭文寶記

右秦嶧山刻石宋淳化中太常博士鄭文

寶以徐鉉摸本刻之長安者唐封演謂此
碑歷代摸搨邑人疲於供命聚薪焚之邑
令取舊文刻置縣廨則嶧山前此嘗有是
刻蓋至唐而始焚歐陽公以嶧山無此而
疑其非眞非也宋董彥遠書跋謂其文考
於史記多不合而疑傳者之誤今史記實
無此文則傳者未必誤特董氏之自誤耳
自文寶刻徐氏本其後翻本頗多世之評
者謂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第三應天

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
又予聞之先師李文正公言嘗見祕閣舊
本才二十五字今所傳徐本乃其全文而
字復加大何哉
此碑自皇帝曰以下乃二世詔文在始皇
刻石之旁予見泰山碑如此鄭文寶不見
秦刻其所刻乃徐氏摹本故牽聯誤書然
此碑非文寶之傳則後世不復再見文寶
可謂有功於字學者而宋史列傳不言其
能書殆以政事而掩之耳

秦泰山刻石

皇帝臨立（位字）作制明（闕五字）廿（闕一字）六（闕二字）并（闕三字）
不（闕三字）輸遠黎登茲（闕一字）山（闕四字）從臣思迹
本原（闕五字）德（闕四字）道（闕一字）行諸產得宜（闕四字）
右文五行行十二字存者三十字闕三十
字在石之西面
大義著明陲于後世（闕四字）皇帝躬聽既平天下
興夜寐建設長（闕五字）

右文三行行十二字存者二十二字闕十四字在石之北面

經宣達遠近畢理闕四字貴賤分明男女體順愼闕三字昭隔內外靡不清闕五字化闕一字奉遺詔闕四字無窮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闕七字金石

右文六行行十二字存者四十一字闕二十六字在石之東面

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闕一字如闕二字爲之者不稱成功闕二字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闕一字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

右文七行行十二字存者五十一字闕六字在石之南面

右泰山刻石歐陽公謂其友江鄰幾嘗至泰山視秦刻石所存僅數十字而其本乃鄰幾所遺趙明誠謂宋眞宗東封兗州守摹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後宋莒公刻之

於石其說與歐陽公合明誠復謂大觀閒汝陽劉跂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摹其文刻石自爲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明誠復以史記與譜較之不同者凡十數字謂足以正史氏之失予家舊藏此刻僅五十一字乃二世詔卽歐陽公所謂汶州及宋莒公摹本是鄰幾本趙氏所謂兗州也近得劉譜視前加九十三字後序謂篆石埋植土中崇四五尺五十一字在南面稍平故嘗爲人摹搨其三面皆殘闕蔽闇跂刮摩垢餘而字始出益刻文起西面而北而東而南共二十二行其末行制曰可三字復轉刻西南稜上由是篆文首尾幾於復完而俾之傳世此則跂之功也董氏書跋謂二世詔書宜在石陰而今在其南始皇之詔乃在北西東三面益碑石嘗仆後之人以一面秤稍完故樹之南向董又謂石崇九尺面方二尺餘而跋云石之崇五

尺更俟登山訪之

歐陽文忠宋莒公皆不知嶧山碑四面有字蓋在劉譜未出之前元吾衍子行號稱博洽其學古編云石皆剝落惟二世詔一面稍見豈亦未嘗見劉譜耶

秦會稽刻石

皇帝休烈平壹宇內德惠攸長卅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

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辜男秉義程

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
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
黔首脩絜人樂同則嘉保泰平後敬奉法常治
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陲侈銘
李斯書嶧山頌淳化閒守太常博士鄭文
寶以徐鉉所授本刻於長安國學泰山頌
至元閒行臺侍御史李處巽獲劉跂所摹
本刊於建鄴郡庠由是其迹僅存而所傳
浸廣予攷諸記載始皇及二世抵越取浙
江岑石刻頌於山亦斯筆也磨滅久矣好
古博雅者葢願見而不可得予乃以家藏
舊本摹勒置於會稽蠻舍庶與嶧泰等文
並貽於後但史記攷長作脩長世字作三
十追道作追首軌度作度軌今則俱依
道可見守當作首案本紀追守句
刻板譌爲守耳注云石刻首作
石刻至正元年辛巳歲夏五月望日承德
郎紹興路總管府推官東平申屠駉識
右秦會稽刻石按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

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後
其石入稱秦望山碑山在會稽縣東南四
十里宋書載竟陵王子良尅日登秦望山
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刻人多不識
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雲讀如流子
良大悅以爲上賓則晉宋以來石固無恙
歐陽公趙明誠皆好集古文不應此獨見
遺鄭夾漈通志金石略雖嘗載之而云疑
在越州亦無眞見此皆予之所未曉者元
至正初東平申屠子迪爲紹興路推官以
家藏舊刻刻于路學卽今之所傳是也然
不知其先何從得之予觀其字畫與嶧山
碑絕類豈亦出徐鼎臣鄭文寶之所摹而
申屠氏嘗藏之歟
申屠氏跋謂石刻與史所載不同者數字
今按史云有子不嫁石刻作而嫁史云殺
之無罪石刻作無辜史云和安敦誠石刻
作敦勉則又跋中之所未及漫識之

秦之罘刻石

右秦之罘山刻石所存僅二十字蓋二世詔也歐陽公謂其刻與泰山嶧山文同而字畫皆異而惟以泰山爲眞吾子行譔周秦石刻音釋亦謂其與琅邪石文皆不類秦刻而不收錄及考之董氏書跋謂嶧山刻字與泰山似異疑古人于書形類不一則此又有不當疑者予又安能定是非于其閒哉

此刻汝州帖亦嘗載之然字僅十五予家所藏視汝帖多御史大夫臣五字蓋宋莒公賜書堂本也

秦琅邪臺刻石

右秦琅邪臺刻石按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登琅邪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趙明誠謂其頌詩已亡所存惟從臣姓名及二世詔書然亦殘闕又謂熙寧中密州守嘗摸搨刻之於石予家所藏乃宋

莒公刻本僅十有七字皆頌詩中語與密本不同俟博識者辨之

秦詛楚文

久湫（久讀作故）

又（通作有）秦嗣王叡（籀文敢字）用吉玉寔（通作瑄）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愍告于不顯大沈久湫以厎楚王熊相之多辠（罪）昔我先君䵣（穆字）公及楚成王是（寔讀作寔）繆（戮讀作戮）力同心兩邦礨（古若字）一絆以敯畋袗以齊盟曰葉（案葉本作枼乃世字毛氏廣川書跋誤以爲葉原本仍之）萬子孫毋相爲不利敕（古文親字）卬（古文仰字案此下有不顯二字原本失載）不顯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讀作庸）回無遉（道）淫失（洪讀作佚）甚（耽讀作耽）亂寔奓（古侈字）竟從（縱）變輸（渝讀作渝）盟刺內之劀（籀文則字）虣虐不姑（巫咸亞駝並作辜）刑戮孕敽（婦）幽刺敹（親）戚（古戚字）拘圉其叔父寘者（諸讀作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劀（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剡（烈）威神而兼俖（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諸）侯之兵㠯（以）臨加我欲棧（剗）伐我社稷伐威我百㚸（姓）求蔑灋皇天上

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圭玉犧「犧」牲逑「逑」一作遂取
徆「我」邊城新郢音皇及郝音於長敹「親」徆不敢曰可今
又悉興其衆張矜忞「億」音府巫咸本作意籀文億字怒飾甲厎
兵奮士盛師㠯偪徆邊竟「境」讀作境將欲復其貺音貺
蹟「迹」唯是秦邦之嬴衆敝賤輻「讀作鞹」輸音俞棧輿禮
使介老將去聲之㠯自救也「巫咸亞駝本作殹」亦應尊「古受」
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戶「克」
「古克字」劑「巫咸本作秎古制字」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敢數上聲
楚王熊相之俖盟犯詛箸「著」者「諸」石章㠯盟大

神之威神

巫咸文與久湫同

亞駝亞駞讀作呼沱文與巫咸同

右秦詛楚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亞駞
其石皆出宋世說者謂初得巫咸文於鳳
翔次得久湫文於渭「案廣川書跋謂初得大沈久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渭與此互異郊卽岐字乃鳳翔也」又次得亞駞文於
洛其詞則一惟告於神者隨號而異自石
文之出黃魯直張芸叟皆有訓釋歐陽公

董彥遠王順伯皆有論辨歐陽公謂以史記世家考之自楚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名横不名熊相而疑傳寫之誤董氏謂秦之詛楚爲頃襄也其見亦同順伯云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從横爭伯此詛爲懷王也或以楚自成王十八世至頃襄王秦人之文不應數楚之世況頃襄立是時楚已微弱非秦所畏不應有詛葉少蘊生先順伯亦云熊相疑卽懷王二說似爲有見董氏又云其詞若出一時不知一日會盟安得親質三所宋章樵云盟石告神當於其地巫神在解州鹽池告文不應遠在古雍董氏復謂疑其宗祝分致以告神順伯謂當時告神想不止是見於世者惟此而已此或得之予特疑其自秦至宋千有餘年嘗沈之於水瘞之於地其字畫纖細理難完好唐人編古文苑雖嘗載其辭而自宋以前薦紳君子曾無

一言及之董氏謂歲久石漸剥闕因據舊
本得其完書不知所謂舊本果出何時元
吾子行博古士也以先秦古器比較此篆
絕不相類以爲後人僞作但宋世諸公愛
其筆跡無有異論予固不得而定之也

金薤琳琅卷二

太僕少卿吳郡都　穆

漢魯相置孔子廟禮器碑　并陰
漢魯相晨孔子廟卒史碑
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漢魯相晨孔廟後碑
漢魯相造孔廟禮器碑　并陰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并陰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

書崇聖道勉闕一字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闕二字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卽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元玄辭對故事辟雍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大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闕二字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爲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坤闕二字爲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備請魯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

制曰可按碑此行及次行下有題名二人原本失載今依隸釋補錄

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宮

司徒公河南原武吳闕字季高

司空公蜀郡成都趙戒字意伯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年卅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宏(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

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卅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宏(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修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

司空府

讚曰魏魏大聖赫赫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規(闕一字)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吏

舍功垂无窮於是始下闕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今在曲阜蓋

魯相乙瑛上書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

守廟司徒吳雄司空趙戒以聞制從之蓋

在元嘉三年三月後魯相平補以孔和上

書于司空府則永興元年六月也攷之范

史桓帝紀元嘉惟有二年碑云元嘉三年

三月者蓋是年五月始改永興至十月而

雄戒亦罷免矣

此碑殘闕據宋洪丞相隸釋錄其全文蓋

漢文高古難得將以供學士大夫之嗜好

而不特此碑然也凡予之錄漢刻其殘闕

者皆以洪本足之

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

史臣謙頓首死罪上

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

苻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宏德政恢崇

壹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畔宮畢
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仰瞻榱桷俯視几筵靈
所馮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
以奉錢脩上案食醊具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
伏念孔子乾巛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
經援神契曰元聖諱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燿
曰某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
文命綴紀撰書脩定禮義臣以爲素王稽古德

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
國臣伏見臨璧雍日祠孔子以太牢長史備爵
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爲社立稷而祀
皆爲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
士有益於民矧乃孔子元德煥炳光於上下而
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
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
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禋祀餘闕一
字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

力思惟庶政報稱爲效增異輒上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

尚書

「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案時副言以下二十字碑有此一行在尚書下空三字原本失載今依隸釋補錄」

昔在仲尼汁叶字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敝遭衰黑不代倉闕一字泝應聘歎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韻響字應主爲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

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鈎河擿雒卻揆未然魏魏蕩蕩與乾比崇

右漢魯相晨孔子廟碑靈帝建寧二年立晨姓氏見於後碑此乃其所上尚書奏章蓋當時之制郡國不敢直聞朝廷因尚書以達之也碑云到官秋享無公出酒脯之祠自用俸錢以供禋祀知其爲魯之賢相也

魯相晨孔廟後碑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
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闕一字
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踞既至升堂屏氣拜手
祗肅屑儁髣髴若在依依舊宅神之所安春秋
復禮稽度元靈而無公出享獻之闕一字案碑作薦欽
因春饗導物嘉會述脩壁雍社稷品制卽上尚
書參以符驗乃敢承祀餘胙賦賜刊石勒銘并
列本奏大漢延期彌歷億萬
時長史盧江舒李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暢功曹
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
石孔讚副掾孔綱故尚書孔立元世河東大守
孔雋元上處士孔褒文禮皆會廟堂國縣員先
案此穴字當从宀从人而碑實作尤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
觀并畔宮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八
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蕩邪反正奉爵
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雍上下蒙福長享利貞
與天無極
史君饗後部史仇浦縣吏劉耽等補完里中道

墻按碑作廬
壞按碑作壞
肉按碑作関
肉字
顧按碑作顛
飭按碑作餙
井按碑作开

之周左墻垣壞決作屋塗色脩通大溝西流里外南注城池恐縣吏斂民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麥給令還所斂民錢材并史君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道遠百姓酤買不能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彼左右咸所願樂

又勅瀆井復民飭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道表南北各種一行梓

假夫子冢顏母井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人月與佐除

右史晨孔廟後碑載當時廟享觀禮者自長史李謙五官掾孔暢而下凡九百七人可謂盛矣廟享之後晨復脩瀆治井及置守墓之人蓋不但如前碑所云出俸錢以供祀事其有功於孔氏甚大而部史仇誧縣吏劉耽亦復補垣除道至通大溝則晨固有以啓之也吁晨誠賢矣哉

漢魯相造孔廟禮器碑

按育下碑作孔

按碑作嘆不作歎

碑作并不作亓

繇字碑不闕隸釋而不闕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涒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雄顏（闕一字）育（闕一字）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爲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學莫不驩思歎卬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亓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亓官氏邑中（闕一字）（案碑作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于沙邱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苻鍾磬瑟鼓雷

戲字碑不闕隸釋及碑作什不作仟

洗觴觚爵鹿柤桓蘧柉禁壺脩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抒元（玄）汙以注水深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士（士字）仁聞君風燿敬咏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逴彊之思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

皇（闕一字）（案碑作戲）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宮大一所授前闓九頭以什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

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
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之義以俟
知（闕一字）案碑作奧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二族違
越絕思修造禮樂胡輦（連）器用存古舊宇慇懃宅
廟朝車威熹出誠造（闕一字）涞不水解工不事賈
深除元（玄）汙水通（闕一字）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
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
福永享牟壽上極華紫旁伎皇代刊石表銘與
乾運燿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

載

韓明府名敕字叔節潁川長社王元君眞二百
河東大陽西門儉元節二百故涿郡太守魯麃
次公五千故會稽大守魯傳世起千故樂安相
魯麃季公千故從事魯張嵩眇高五百相主簿
魯薛陶元方三百相史魯周乾伯德三百

右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說者謂其
文雜用讖緯不可盡通予觀東漢自光武
以赤伏符卽位篤好圖讖臣下則而效之

流弊浸廣至漢之末而其說尤熾見之金石者不特此碑然也帝堯碑云堯遊于元河之上有龍授圖堯乃受命成陽靈臺碑云堯母慶都遊觀河濱感赤龍交而生堯魯相史晨孔廟碑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皆怪誕恍惚不經之甚後之君子以爲漢儒之陋狹如此而不知其所從來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以光武之明智而慮不及此嗚呼於漢儒乎何尤

韓勑碑陰

故涿郡大守魯麃次公五千故從事魯張嵩眇高五百潁川長社王元眞二百故會稽大守魯傳世闕一字千相主簿魯薛陶元方三百河東大陽西門儉元節二百故樂安相魯麃季闕一字千闕一字相史魯周乾伯德三百案以上八人卽前碑所載末三行題名此係重錄曲成侯王暠二百遼西陽樂張普仲堅二百潁川長社王季孟三百故督郵魯趙煇彥

臺二百河南成皐蘇漢明二百其人處士汝南
宋公國陳漢方二百郎中魯孔宙季將千河南
雒陽种亮奉高五百故山陽南平陽陳漢甫二
百御史魯孔翊元世千故袞州從事任城呂育
季華三千任城番君舉二百大尉掾魯孔凱仲
弟千故下邳令東平陸王袞文博千任城王子
松二百魯孔曜仲雅二百魯孔儀甫闕一字百故
潁陽令文陽鮑宮元威千任城謝伯威二百處
士魯孔方廣率千河南雒陽李申伯百任城高

伯世二百魯孔巡伯男二百文陽蔣元道二百
趙國邯鄲宋鎮元世二百相主簿薛曹闕一字案碑
作訪濟興三百魯孔憲闕一字案碑作仲則闕一字案碑作百文
陽闕二字碑作王逸案文豫二百彭城廣闕一字案碑作戚姜
尋子長二百相中賊史薛虞韶興公二百尚書
侍郎魯孔霓元上三千平原樂陵朱恭敬公二
百薛闕一字案碑作弓奉高闕二字碑作二百案魯孔闕一字案碑
作汎漢光二百南陽宛張光仲孝二百平原隰陰
馬璠元冀二百相史卞呂松闕一字遠百守廟百

石魯孔恢聖文千彭城龔治世平二百騶韋仲卿二百褒成侯魯孔建壽千河南雒陽王敬子愼二百泰山鮑丹漢公二百處士魯劉靜子著千故從事魯孔樹君德千京兆劉安初二百故薛令河內溫朱熊伯珍五百故從事魯王陵少初二百魯孔朝升高二百魯石子重二百下邳周宣光二百故豫州從事蕃加進子高千故督郄魯开煇景高二百行義掾魯弓如叔都二百河閒東州齊伯宣二百魯曹悝初孫二百魯劉

尉字上誤闕一字下誤闕五字按碑作石尉九江陵遒唐學字誤乃字字也字下闕字碑作雅文陽公下按碑作百公百雅也即公伯寮之公伯漢人俗借作公百度下碑作徵漢賢下碑作二百俱不闕

仲俊二百北海劇袁隆展世百陳國苦虞崇伯宗二百魯闕一字案碑作劉元達二百魯夏侯廬頭二百魯周房伯臺百東海傅河東臨汾敬謙字季松千闕一字尉闕五字安季興五百相守史薛王芳伯道二百魯孔建壽二百時令漢中南鄭趙宣學子闕一字司徒掾魯巢壽文闕一字三百相行義史文陽公闕一字煇世平百故丞魏令河南京丁璪叔舉五百河南匽師度闕一字漢賢闕二字魯傳闕一字案碑作兗子豫二百任城亢父治眞百左尉北

海劇趙福字仁直五百南陽平氏闕四字二百魯
闕二字案三百魯孔昭叔祖百元廬城子二
碑作孫股
百山陽瑕邱九百元臺三百魯徐伯賢二百河
東臨汾敬闕一字子直千泰山鎮平韋仲元二百
闕二字案狼子二百齊國廣張建平二百其
碑作蕃王
闕一字案碑作人處士魯劉聖長二百河南雒陽左叔
虞二百泰山費淳于鄰季遺二百上黨長子楊
萬子三百河南偃師肯闕一字案碑作鄰通國二百東
郡武陽董元虞二百故闕二字案碑作安德侯相彭城

劉闕一字伯存五百處士魯孔徵子闕一字案碑作舉二
百河南平陰樊文高二百東郡武陽桓仲豫二
百案此一人原本誤列魯开故平陵令魯鷹恢元世五
百案此一人原本誤列魯开治眞下
煇景高下今並據碑訂正
右韓勑碑陰隸釋所載凡六十有二人較
予家舊揚本闕三十有八人隸釋始曲成
侯王昌終洛陽王敬予家本則始涿郡太
守魯鷹次公終河南樊文高又有大不同
者豈隸釋得之傳錄故有此誤要當以揚

本爲是抑此及史晨後碑歐陽公最號博古皆未之見唯趙氏金石錄有之

案韓勑碑四面俱有題名前碑已附入人于末隸釋所載六十二人與碑陰合但失錄兩側三十四人而已南濠既重列入人於前幷增錄兩側于後起止懸殊遂疑隸釋始曲成侯王嵩終洛陽王敬爲傳錄之誤其實非也論碑固當以揚本爲是然或經翁貼其中參錯所不能無此書彙題名爲一碑而閒或失次豈卽據翁貼本錄之乎今尙存依次考證足訂南濠之誤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案碑題一行原本不載今依隸釋補錄

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闡闖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祇傅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皐已（罪）故能興朴（闕二字）彫幣濟宏（弘）功於旬月之閒莫不解甲服罪（闕三字）祠兵遺畔未寧乃擢君典戎以文脩之圃商旅交乎險路會鹿鳴於樂崩復長劣于酬

休寸誤按碑作佳即任寸也

於下一字碑作天即正書下字也与變通此作开非方下一字係帥碑固不闕此云闕誤

酢闕三字稔會遭篤病告困致休得從所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闕三字疾貴速朽之反眞慕寧儉之遺則窀夕不華明器不設凡百卬高闕三字述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彝式其辭曰

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閽闕一字是虔夙夜闕二字在公明明乃綏二縣黎儀以康於开時廱撫茲岱方闕一字彼凶人覆俾闕二字南畝孔饁山有夷行豐年多黍稱彼

七　作十似誤

兕觥帝賴其勳民斯是皇疾闕三字乃委其榮忠告慇勤屢省乃聽恭儉自終簠簋不陳生播高譽歿垂令名永矢不刊億載揚聲

延熹七年十月戊闕一字造

右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宙孔子十九世孫而融之父也其事實不見史傳然碑稱其齊聖達道德音孔昭又稱其治泰山旬月之閒民皆解甲服罪可謂無愧聖人之後者碑在曲阜延熹七年立通志金石略嘗

載其目云未詳所在復載泰山太守孔宙
碑云在兗州立於延熹六年是漢有兩孔
宙而碑復有二何其繆哉
門生故吏名
門生鉅鹿癭陶張雲字子平門生鉅鹿癭陶趙
政字元正門生鉅鹿廣宗捕巡字升臺門生東
平寧陽韋勳字务昌門生魏郡館陶張上字仲
舉門生魏郡館陶王時字子表門生魏郡陰安
張典字少高門生魏郡魏孟忠字待政門生魏
郡魏李鎮字世君門生魏郡館陶吳讓字子敬
門生魏郡館陶文儉字元節門生魏郡館陶鄉
瑱字仲雎門生魏郡鄴暴香字伯子門生東郡
東武陽梁淑字元祖門生東郡衞公國趙恭字
和平門生東郡東武陽張表字公方門生東郡
東武陽滕穆字奉德門生東郡樂平桑演字仲
厚門生東郡樂平靳京字君賢門生東郡樂平
梁布字叔光門生東郡樂平桑顯字伯異門生
陳留平邱司馬規字伯昌門生安平下博張祺

按碑作薛顗
此作覬非

字豺松門生安平下博張朝字公房門生安平
下博蘇觀字伯臺門生安平堂陽張琦字子異
門生北海安邱齊納字榮謀門生北海都昌呂
升字山甫門生北海劇秦麟字伯麟門生北海
劇如廬浮字遺伯門生北海劇薛覬字勝甫門
生北海劇高冰字季超門生濟南梁鄒趙震字
豺政門生濟南梁鄒徐璜字劣文門生濟南東
平陵吳進字升臺門生甘陵廣川李都字元章
門生甘陵貝邱賀曜字升進門生魏郡清淵許

按碑出作盧脩
翁摹類三論審
石本是脩字

祺字升明門生魏郡館陶史崇字少賢門生魏
郡館陶孫忠字府文門生東郡樂平盧精字子
節門生任城任闕三字字景漢門童安平下博張
忠字公直故吏北海都昌逢祈字伯憙故吏北
海都昌殣章字文理故吏北海都昌魏稱字文
長故吏北海都昌呂規字元規故吏泰山費魚
淵字漢長故吏泰山華母樓覬字世光故吏泰
山南城禹規字世舉故吏泰山南武陽蕭誨字
伯謀故民泰山費淳于黨字季闕一字弟子北海

劇陸暹字孟輔弟子陳酋襄邑樂禹字宣舉弟子下邳下邳朱班字宣闕一字　弟子東平寧陽周順字承闕一字　弟子沛國小沛周升字仲甫弟子魯國文陽陳褒字聖博弟子汝南平輿謝洋字子讓弟子山陽瑕邱丁瑤字實堅弟子魯國戴璋字元珪弟子魯國卞王政字漢方

右孔宙碑陰不云碑陰而云門生故吏名此漢碑中之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人陟山采石勒銘示後則此所載皆其人也今按宙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隸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受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莅則曰義士義民此皆讀漢碑者之所當知而隸釋人間少傳故著之

金薤琳琅卷三

按碑作天姿自然之匹匹字作匹誤

金薤琳琅卷四

太僕少卿吳郡都　穆

漢博陵太守孔霆碑 并陰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并陰

漢北海相景君碑 并陰

漢敦煌長史武斑碑

漢博陵太守孔霆碑

君諱霆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自然之匹帥禮不爽好惡不

愆考衷度衷脩身踐言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
游塵埃之外曠焉汜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
後聘召蓋不得已乃翻爾東帶宏論窮理直道
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
美之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疾
病留宿闕一字遷闕一字京府丞未出京師遭大君
憂泣踰皐魚喪過乎哀謹畏舊章服竟還署試
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蘧可黜否出
闕二字度日恪位佇所在祇肅拜治書御史膺皐

陶之闕一字案碑原疑即廉字如
既平闕一字博陵太守郡阻山闕三字以饑饉斯多
草竊罔不闕一字賊劉闕一字案碑作尋即曼字張丙等白
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闕一字五教以博
闕一字削四凶以勝殘乃闕三字爰尚桓桓拼馬蠲
害醜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以安發號施憲每
合天心闕一字之所惡不以強人義之所欲不以
闕三字姓樂政而歸于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遷
下邳相河東大守舉此闕二字君子風也未怒而

綱下闕字係而字洪氏隸釋亦云闕翁覃谿兩漢金石記引吳山夫金石文存作而並云以旧拓本諦審頗是秋厓以家藏拓本証之亦作而以此可補著錄家之缺

懼不令而從雲行雨施闕二字大和海內歸公卿之任矣勞而不伐有實若虛固執謙需以病辭官去位闔闕一字以孝竭闕一字餘暇徉徠彈琴擊磬闕二字之味而不改其靜上帝棐諶天秩未究將據師輔之紀闕一字綱闕一字疾彌流乃碩乃闕二字卌九建寧四年七月辛未闕三字哀哉魂神超邁家寂兮冥冥遺孤忉絕于嗟想形闕二字哀遠念不欲生羣臣號咷靡所復逞夫逝往不可追兮功闕三字識惟君之軌迹兮如列宿之錯置易建

且書所藏本為可寶也

匹字是正字之誤

八卦揆肴繫辭述而不作彭祖賦詩皆讚所見于時頌闕二字是闕一字吏崔闕三字王沛等伏信好古敢詠顯闕一字乃刊斯石欽銘洪基昭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

穆穆我君大聖之胄惇懿允元叡其元秀惟嶽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貢亮彼我闕一字克明王道辯物居方周闕四字也匹名朝無秕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以典成闕一字猾殄迸賢倚闕一字庭帝重乃勛自闕二字征所臨如神闕六字之翰先

民是程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俾世憤
惻當享眉耆莫匪爾極大闕三字邈矣不意于嗟
悲兮闕三字息漫漫庶幾復焉所力咨乎不朽没
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惟我君績表于丹
青永永無沂與日月并于嗟闕二字于以慰靈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彪孔子十九世孫
與孔宙蓋弟兄行嘗爲尚書侍郎治書御
史可謂顯矣闕里志世表宗譜皆不見其
名字而碑文類此亦不載向微搨本之存
則後世不復知有彪矣

孔彪碑陰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考故吏齊闕一字博陵安平崔恢字行孫故吏乘氏令博陵安平王沛字公豫故吏司空掾博陵安國劉惠字伯桓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揚字子長故吏白馬尉博陵博陵齊智字子周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王璿字顯祖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孟循字敬節

故吏五官掾博陵高陽史應字子聲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祺字伯友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祚字元祐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國劉機字闕一字闕閣

右孔羡碑陰故吏出博陵者凡十有三人故其額不稱後官而直書博陵洪氏以爲故吏面甘棠之惠痛夏屋之傾相與立碑遂以本郡題其額也此或得之然予觀漢碑亦往往有書前官者又似不必拘此金石錄乃云不知何謂非也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其先周文公之碩胄闕二字伯禽之嫡緒以載于祖考之銘也君則監營謁者之孫修武令之子體純穌之德秉仁義之操治魯詩兼通顏氏春秋博覽羣書無物不栞學爲儒宗行爲士表漢闕一字始仕佐職牧守敬愜恭儉州里歸稱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太守丞喪父如禮辟司徒府舉高第侍御史

東郡頓邱令視事四年比縱豹產化行如流遷九江太守闕一字殘酷之刑行循吏之道統政闕一字載穆若清風有黃霸召信臣在潁南之歌以公事去官休神家衖未能一朞爲司空王暢所舉徵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延熹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隸校尉董督京輦掌察羣寮蠲細舉大榷然疏發不爲小威以濟其仁弸中獨斷以效其節案奏闕一字公彈絀五卿華夏祇肅佞穢者遠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

尉以病遜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灌園之契閉門靜居琴書自娛年六十一熹平元年闕一字月癸酉卒明年四月庚子葬于是門人汝南干商沛國丁直魏郡馬蒴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留誠屯東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謚宣尼君事帝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謚君曰忠惠父息叡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析薪弗何悲蓼蕘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闕一字企有紀能不號蒼嗟字刊石叙哀其銘

壹〻碑作棠〻

曰

巖巖山岳礧落彰較堂堂忠惠令德孔嬿命闕一字時生雅度宏綽允文允武厥姿烈逴內懷溫潤外撮強虐督司京師穌然情邈當闕一字緄職爲國之榷匪究南山遐邇忉悁凡百君子欽諡嘉樂永傳億齡暎矣昀昀

右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水經注以峻爲恭趙氏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而辨水經之誤予家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果有其本何乃不知而必證之以地里書也歐陽公謂峻最後爲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司隸校尉莫曉其義隸釋云漢人碑志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官尊而職清非列校可比故書之也此足以祛歐公之惑鄭夾漈又謂此碑書于蔡邕按徐浩古迹記其敘邕書惟三體石經西岳光和殷華馮敦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不知鄭氏何所據也

河內下闕字碑作夏管下闕字碑作懿流字而誤按碑作遠法下乃千字合之蓋故吏河內夏管懿幼遠千也千字下無字疑云闕三字尤誤

九江孝長任下闕字碑作琪勃海高城按碑作渤海高成

東郡汝陽按碑作似作濮陽翁寧數金石記無作濮陽

魯峻碑陰

故吏河內闕一字菅闕一字幼流闕三字故吏九江壽春敶龔伯闕一字案碑作麟五百故吏九江壽春任闕一字孝長五百故吏東郡頓邱許瑜伯過五百門生沛國譙丁直闕一字案碑作景榮千門生勃海闕二字案碑作高城呂闕一字案碑作圖世階千門生東郡汝陽段敦登高千門生汝南召陵干商朝公五百門生南陽新野闕一字案碑作魏顥文闕一字案碑作臺五百門生平原闕一字案碑作般乃般字路龍顯公五百案原本於此下脫四

西平昌下碑作壬端

蕁按碑當作真

魏郡下闕字按碑作岸即斥未也

勃海下闕字按碑作重　愘按碑作愘

人門生平原西平昌王瑞子行五百門生陳畱尉氏胡嵩永高五百門生陳畱尉氏胡昱仲表五百門生濟陰定陶棣蕁子然百門生任闕一字案碑作城樊兒闕一字案碑作雄太平五百門生平原樂陵路福世輔三百門生魏郡闕一字邱李牧君伯三百門生魏郡繁陽王輔子助三百案原本此下又脫四人並據碑補錄門生任城任城周普妙高三百門生任城任城吳盛子興三百門生勃海闕一字合梁愘叔節三百門生河東蒲反李闕二字時三百門生河

按陽下碑作成
鄭立下据翁率類
本作口節　東郡
下為臨邑夏侯宏子
和宏子二字据翁本
此東郡下為持平孫諸口口
二百
此東郡坐平下闕四字
按碑作邢口季口

東蒲闕一字案碑作反陽闕二字文智三百門生汝南汝陽鄭立闕二字三百門生東郡闕一字邑闕三字松二百門生東郡闕一字平闕四字二百門生東郡樂平闕一字案碑作邢顥闕二字二百門生東郡樂平闕四字二百門生魏郡內黃闕四字案碑上三字作馬萌子下闕三百門生魏郡闕一字案碑作犂陽王闕一字少闕一字三百門生汝南灋強尹稜闕二字二百門生汝南灋強尹顥闕二字二百門生勃海南皮劉扶節闕一字二百門生勃海南皮劉盛興闕二字二百門生河閒阜成

按碑作劉本景

東鄉晨子闕一字二百門生河閒阜成東鄉恭公闕一字二百門生平原西平昌劉士景闕一字二百門生平原服張謙伯讓二百門生陳畱尉氏夏統子思二百門生濟陰乘氏許仁伯德二百門生濟陰闕一字案碑作離狐周維元興二百義士梁國寧陵史強強良二百

右魯峻碑陰歐陽公趙明誠皆失收錄至洪丞相隸釋於漢碑搜羅殆盡而亦復遺焉予家此碑不特人閒少有且文字麄完

可讀惜不令三公見之

案隸續有魯峻斷碑陰洪氏跋云九十有一人書姓氏而不名惟徐袁二人有郡藏碑者以爲魯碑陰雖無所據度其石之廣適與魯碑合所存乃其下之四橫計其上當更有十橫碑載干丁馬呂吳誠夏侯等三百二十人爲魯作謚七子題名當在前列一石之上正可容三百二十人之數又字體頗與魯碑相類若無可疑今攷此碑凡三列存者僅二列四十一人下一列已漫滅各書郡縣名字及故吏門生義士之稱并出錢之數與隸續所載無一人同至若爲魯作謚之七子洪氏祇懸斷其有而此碑兩列中如干商丁直馬萌呂圖吳盛已明列五人惟誠屯夏侯宏二人無之當在第三列也據此則南濠所錄似較確鑿而洪氏誤以他碑之陰爲魯峻耳因獲原碑校正附識于此

按碑與隸釋英彥下俱作失者不作夫蒼按碑作倉

漢北海相景君碑

惟漢安二年仲秋闕二字故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卒歍歔哀哉國闕二字寶英彥闕一字案隸釋有夫字疑是古失字疇列宿虧精晚學後時于何穹蒼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爲之豈夫仁哲攸剋不遺於是故吏諸生相與論曰上世羣后莫不流光闕一字於無窮垂芬燿于書篇身歿而行明體亡而名存或著形像於列圖或繫頌於管弦後來詠其

貞寸誤按碑作真

禦按碑作衛

惡按碑作攣

逾按碑作踰

烈竹帛敘其勳乃作誄曰伏惟
明府受質自天孝弟淵懿帥禮蹈仁根道核藝
抱淑守貞皛白清方勉己治身寔溪寔剛乃武
乃文遵考孝謁假階司農流德元城興利惠民
強禦改節微弱蒙恩威立澤宣化行如神帝嘉
厥功授以符命守郡益州路遐戀親躬作遜讓
夙宵朝廷建莢「策字」忠讜辨秩東衍璽追嘉錫據
北海相部城十九鄰邦歸向分明好惡先以敬
讓殘僞易心輕黠逾竟鴞梟不鳴分子還養元

釋按碑作醳

奔按碑作赧

欷欷下按碑作

侄不作低

慟按碑作慱

二鰥寡蒙祐以寧蓄道脩德「闕一字」祉以榮紛紛
令儀明府體之仁義道術明府膺之黃朱邵父
明府三之台輔之任明父宜之以病被徵委位
致仕民「闕一字」思慕遠近搔首農夫釋耒商人空
市隨轝飲淚柰何朝廷奪我慈父去官未旬病
乃困危珪璧之質臨卒不回歔「闕一字」霣絕奄忽
不「闕一字」孝子憉慞顛倒剝摧遂「闕一字」勉寤永潛
長歸州里鄉黨隕涕奔哀故吏忉怛歔欷「闕一字」
「案碑作低」佪四海冠蓋驚慟傷懷大命「闕一字」期寔惟

天（闕一字）明主設位明府不就臣子欲養明府弗
畱歍歔哀哉
亂曰考績幽窆（闕三字）兮（闕四字）翔議郎兮再命虎
將綏元二兮規荚榘謨主忠信兮羽衛藩屏撫
萬民兮（闕四字）恩（闕二字）兮宜參（闕一字案碑作鼎）軫（闕一字）
榦楨兮不永麋壽棄臣子兮仁敷海外著甘棠
兮（闕一字）石勒銘（闕一字）不亡兮

右北海相景君碑金石錄云在濟州任城
縣葢任氏在漢爲任城人也予按濟州即
今之濟寧州今碑乃在州學不知何年移
置於此通志金石略以不知其地故直云
未詳姚江謝中舍大中近過濟寧搨以見
惠予家自祖宗來藏碑頗富兼以予好收
錄中閒得于朋友之助者十常四五如此
碑是也

北海相景君碑陰

故（闕一字）中部督郵都昌羽（尹）忠字定公故門下督
盜賊劇（闕一字案碑作騰）頌字（闕一字案碑作叔）遠故門下議

史平昌蔡規字中舉故門下書佐（闕一字）陵孫榮字垚榮故門下書佐淳于逢（闕一字案碑作訢）字（闕一字）成故騎吏劇（闕一字）麟字（闕一字案碑作敬）石故吏朱虛孫徵字武（闕一字）故吏營陵薛逸字伯踰故吏營陵（闕二字）字中（闕一字）故吏都昌呂福字孟（闕一字）故吏都昌張（闕一字）字光（闕一字）故書佐都昌羽質字孟（闕一字案碑作俶）故書佐（闕一字案碑作朱）虛（闕二字案碑作鞠欣）字君大故書佐（闕一字）壽淳于（闕四字案碑作闓字久宗）故書佐營陵徐曾字昌莘故書佐都昌（闕一字案碑作張）

彤字（闕一字案碑作朔）甫故書佐淳于孫悝字元（闕一字）故書佐營陵鍾顯字（闕一字案碑作槐）寶（案原本此下脫二人今校補）行義劇張敏字公輔故書佐劇乘禹字伯度故書佐東安平（闕一字案碑作閬）廣字廣宗故書佐劇紀政字垚堅故書佐淳于孫晄字威光故脩行都昌台邱暹字垚德故脩行都昌董方字季方故脩行營陵笛（闕一字）字漢興故脩行都昌（闕二字）案碑作冀遷字（闕一字案碑作漢）久故脩行營陵（闕二字案碑作是）盛字護宗故脩行營陵（闕一字）暹字武（闕一字）故脩

行營陵臨照字景耀故脩行都昌張駿字臺闕一字故脩行營陵淳于登字登成故脩行營陵顏理字中理故脩行營陵水邱郃字君闕一字故脩行都昌呂興字垚興故脩行都昌逢進字垚安故書佐劇徐德字漢昌故書佐劇姚進字元豪故書佐劇郎鍾字元鍾故書佐都昌張翼字元翼故脩行都昌張闕一字字季遠故脩行劇中闕一字字季遠故脩行平闕二字碑作壽徐案允字伯允故脩行淳于趙尚字上卿故脩行都昌段音字垚節故脩行都昌齊晏字闕一字案碑作定遷字垚達故午營陵闕一字子故午營陵闕一字于董純字元祖故午營陵繩艮字垚騰故午朱虛炅詩字孟道故午都昌呂邱遷字孟堅故闕二字都昌齊泳字文達故闕二字都昌張亮字元亮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案碑第三列姓名下有此一行原本不載今依隸續補錄闕二字碑作豎建案虎闕二字故臣吏愼終追遠闕六字上五字作諒闇案碑沈思守下闕闕二字禮備陵成闕一字立樹

三下似作勅五究
永緣下似作口口口
不可勝

列既就聖典有制三闕三字當離墓側永懷闕六字以義割志乃著遺辭以明闕三字案碑作厥意魂靈瑕顯降垂嘉祐

右景君碑陰列門下書佐及故吏等中有脩行凡十九人趙氏謂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百官志亦有循行以爲循脩字畫相類遂致譌謬予謂景君碑刻于漢而後漢書舊皆出傳錄則以脩爲循者特傳錄之誤耳

藏隸釋作臧
曠隸釋作壙

趙氏不信碑本而信漢書且復引晉書爲證殊不知晉書脩于唐其亦曰循行葢仍漢書之誤而云然也

漢敦煌長史武斑碑

建和元年太歲在丁亥二月辛巳朔廿三日癸卯長史同下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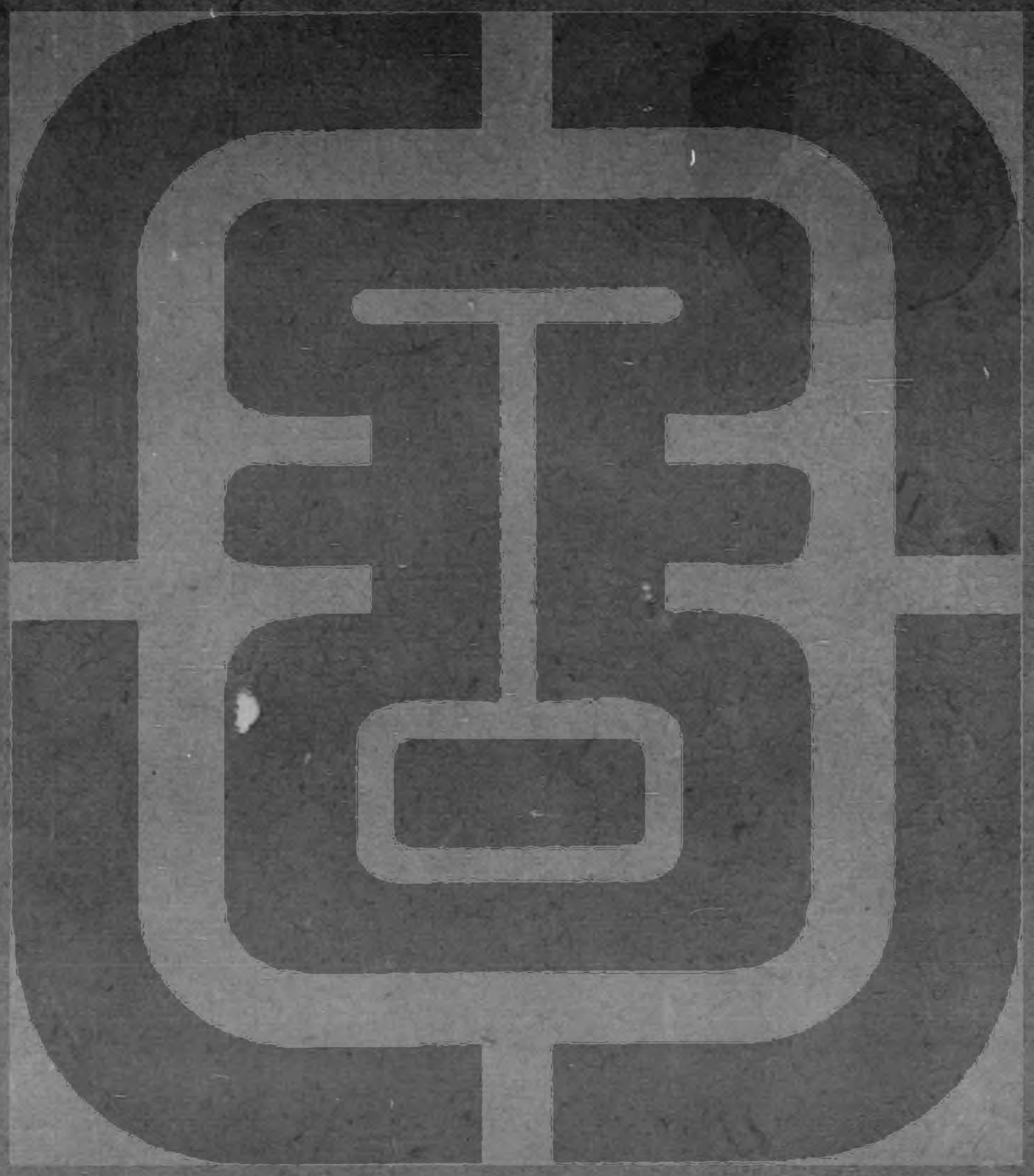
敦煌長史武君諱斑字宣張昔殷王武丁久伐鬼方元功章炳勳藏王府官族分析因以爲氏焉武氏葢其後也商周假藐歷世曠遠不隕其

美漢興以來爵位相踵闕一字朝忠臣君劣闕一字
顏閔之闕一字案碑作楙質長敷胙夏之文學慈惠寬
闕一字孝友元玄妙苞羅術藝貫洞聖闕一字博兼闕二
字耽綜典籍闕三字純求福不回清聲美行聞形
遠近州郡貪其高賢闕二字請以闕二字歲舉闕一字
翼紫宮闕二字詔徐光顯王室有闕一字於國帝庸
嘉之掌司古闕一字領校祕鄭研闕一字幽微追昔
劉向辭賈之徒比闕一字萬矣時戎闕二字匡正一
闕二字朝廷惟憂闕二字有司闕二字舉君斑到官之
日闕一字癘吏士嗥虎之怒薄伐闕九字竝百姓賴
之邦域既寧久勞于外當還本朝以叙左右以
永嘉元年闕一字日遭疾不闕一字哀闕一字
於是金鄉長河閒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
郎署感闕一字爲自古在昔先聖與仁闕二字典替
闕二字人存生勞死哀是闕一字萬年伊君遺德闕一
字孔之珍故闕一字石銘碑以旌明德焉其辭曰
於惟武君允德允恭受天休命積祉所鍾其孫提岐嶷發蹤謙闕一字守約惟誼是從孝深凱

漯隸釋作絜
墻庶隸釋作庸庶
今此二字碑上稍存
鞠按碑作鞠
喪師隸釋作喪師

風志潔羔羊樂是闕二字恬此闕一字光孳孳臨川闚見闕一字墻庶仰萁首微妙玄元通闕一字然清邈闕六字升闕一字爲帝股肱扶助大和萬民闕一字案碑作逌乃古攸字蒙顯宗闕二字史官書功昊天上帝降茲鞠凶晻忽徂逝闕四字不享闕一字耇大命闕二字百遺寮字惟闕一字后帝感傷學夫喪師士女悽愴闕一字表金門令問不忘垂闕一字後昆萬載歎誦

尚書丞沛國蕭曹芝闕一字宣成武令中山安熹曹种闕二字豐令下邳良成徐崇闕二字故陳笛府丞魯國魯闕四字防東長齊國臨菑菑字闕一字紀伯允書此碑嚴祺字伯曾

右漢敦煌長史武斑碑歐陽公謂其字畫殘滅氏族州里官閥卒葬皆不可見趙氏謂以所藏本考之斑官閥氏族與卒之年月皆歷歷可辨趙氏生歐公之後不應其本若是豈歐公者搨于當時而趙氏者得之古搨耶予家本視趙氏雖若不逮然亦有可讀觀者

金蓮琳琅卷四